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下

蘇州彭希涑蘭臺輯

隋書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一老翁
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
不復見但見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
爭射之或弓折弦絕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粒飯始知此
魚向老翁也數日後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五行志

宗室爽爲元帥殺戮過多未幾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

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

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卒年二十五

衛昭王爽傳

楊素位至司徒性嚴忍又阿諛取容營仁壽宮督役嚴

急作者多死時聞鬼哭又謀廢太子構成其罪素既卒

有蕭吉者見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告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也未幾素子元感謀反遂族誅

楊素蕭吉傳

按隋書楊素傳論曰素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閨門殂謝積惡餘殃信非徒語愚謂元感未反而白氣先從素冢出戾氣所鍾尤爲較著故取蕭吉傳

中語同錄之世人多信堪輿不知置朽骨於不祥之地且日不可況日置其心於慘忍傾側之鄉有不災及子孫者哉

高祖廢房陵王勇立晉王廣爲太子勇以廢非其罪欲見上申冤晉王遏之不得聞奏繼又矯詔賜勇死晉王卽位太子昭得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薨

元德太子昭傳

樊子蓋在軍持重未嘗負敗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領兵討絳郡賊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臨

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樊子
蓋傳

隋將多不得其死者豈獨高祖猜忍之故哉觀其立功時率皆狼戾自用喜於誅戮古人云佳兵好還道家所禁豈不信然夫聖人用兵行其所不得已也爲將者誠體此不得已之心以生道殺人又誰得而怨之乎

魚俱羅累戰有功領兵討賊潛迎諸子朝廷恐其有異志發使按問不得其罪俱羅目有重瞳陰爲煬帝所忌大理司直梁敬真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

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梁毗魚俱羅傳

張祥爲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將畧地至井陘祥勒兵拒守賊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遂滅土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月餘圍解以功授開府

張季珣傳

王頌父僧辨爲陳武帝所殺頌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哀

毀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至隋開皇初獻平陳之策上異之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力戰被傷不堪

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夢有人授之以藥比寤而創不痛

人以爲孝感

王頌傳

華秋事母至孝母疾秋容貌毀悴鬚髮頓改母亡絕櫛
沐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時大獵有一免人逐之奔入秋
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免常宿廬中馴
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後羣盜起往來廬之左
右相誠曰勿犯孝子鄉人賴全活者甚衆

華秋傳

梁彥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
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

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或異之以爲至孝所感

梁彦光傳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其俗有病卽合家避之由是多死公義令巡檢有病者以牀輿至廳事疫時廳廊悉滿親坐其間迎醫市藥於是悉差諸病家慚謝此風遂革後遷牟州復著善政時山東霖雨自陳水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相錯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令就禱焉乃聞空中金石絲竹之響

辛公義傳

燕榮除幽州總管貪暴放縱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每巡

省屬下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上遣使馳驛鞫問得實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

燕榮傳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後遷潞州前後俱有善政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自知將死其年果卒于官

辛彥之傳

章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

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此充斂帝聞而異之以爲精誠所感

韋鼎傳

唐書

元宗太子瑛與其弟鄂王瑤光王琚屢爲武惠妃所譖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從之妃自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人視之如言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崇因大病夜召巫者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亡

廢太子瑛傳

薛舉隋末僭帝號於蘭州唐武德元年掠岐幽秦王禦之舉以兵掩其後死者十六舉遂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

薛舉傳

蕭遘爲韋保衡所憾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出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子爲公呵禦遘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云

蕭遘傳

陸元方位至宰相及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子象先景倩景融皆官通顯有清聲

陸元方傳

張守珪爲瓜州都督州地沙堦不可藝常澆雪水溉田

是時渠場爲敵兵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於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

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張冉傳

王鉉初附御史中丞楊慎矜以貴已及與同列反佐李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鉉亦族矣時又有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及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鉉得罪鉉方爲閑廄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

假須臾卒死

王鉢傳

紀聞載唐監察御史王掄爲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煖氣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鉢也已斷王鉢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頃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鉢卽當到矣須臾鏞鉢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

出乃引掄歸掄既蘇月餘有邢縡之事王鉛死之

嚴郢附盧杞謀陷宰相楊炎并逮捕觀察使趙惠伯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費伯之殯郢內慚忽忽歲餘卒

嚴郢傳

顏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之天方旱~~災~~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

顏真卿傳

元董摶霄伏巨盜之辜而天雨時人比之顏真卿一

以雪枉一以摘姦其所以感召天和一也然漢書曰
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其罰常陽然則禳災之道其尤
在恤刑乎

崔鄯四世總麻同爨一門孝友兄弟六人至三品鄯官
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亂約
被難世謂鄯之亡崔氏積善之報也

崔鄯傳

柳公綽官至兵部尙書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
於人子孫其興乎子仲郢爲天平節度使孫璞珪璧玭

皆貴顯

柳公綽傳

劉禹錫嘗言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
徙五谿不毛處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
失恕陰責最大雖宅美莫贖歟

劉禹錫傳

劉昌爲節度使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
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
命斂以棺槨爲立冢

劉昌傳

宋申錫與王璠謀誅宦官璠反以告王守澄黨以求進
遷申錫遂被誣貶謫而卒及甘露之變王涯自署反狀
璠亦與焉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公昔漏宋丞相

謀於守澄今焉逃死遂腰斬

李訓傳

按逸史載宋申錫沒後其夫人夢申錫相引出城見
一大坑坑邊有小板匣申錫提示夫人曰此是那賊
因憤怒叱咤夫人問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
未幾璠果腰斬坎埋於城外然則王涯一語反爾之
道彰彰矣

崔琯位至尚書右丞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初琯曾王母
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且櫛縱笄
拜階上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